

AN INSIDE STORY OF AN UPSTART

暴发户秘史

[德] 亨利希·曼 著

吴兴勇

译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IS16.4
18



* T 0 3 8 2 8 6 *

I516.4
18

WPS7AR7
AN WPS7AR7
WPS7AR7
AN WPS7AR7

5

中国科学院图书馆

* T O 3 8 2 8 6 *



暴发户秘史

[德]亨利希·曼 著
吴兴勇 译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书 名:暴发户秘史
作 者:[德]亨利希·曼 著 吴兴勇 译
出 版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5号)
发 行: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南昌市印刷十二厂
开 本:850×1168mm 1/32
印 张:15.875
字 数:35 万
版 次:199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1—8000
定 价:18.40 元
书 号:ISBN7—80579—618—1/I·492

邮政编码:330002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前 言

德意志这个民族，在欧洲近代史上是最有效率、最有创造发明能力的优秀民族。但是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，都是德国发动的。德国不仅给欧洲各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和痛苦，也使其本国民众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幸。为什么德意志民族会犯下如此愚昧的错误呢？史家叹息深思之余，才悟解出，原来他们的悲剧之源是出自他们政党和社会的内部，狹隘的民族主义者压制了有远见的自由主义政治家，偏激的保皇党徒挤掉了恢宏的思想家。

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取代过程，卑劣的、目光短浅的、哗众取宠的风派人物（以本书主角吉捷里为代表）在一个城市中夺取了政治经济的领导权，排挤打击爱好自由、尊重人权和人格的民主力量（本书中以布克先生一家为代表），使这个自由市走上了专制独裁、扩军备战和法西斯化的道路。这个历史悲剧的发生时间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。

本书主人公吉捷里是德国文学中的典型。他不仅是个典型的暴发户，而且是个军国主义、沙文主义者的典型代表，同时又是一个丧失了人的善良天性、被社会“异化”了的典型，古今中外一切奴才品性的集大成者。如果说阿 Q 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典型，那么，吉捷里则称得上是德国国民劣根性的代

表。正是这种国民劣根性把德国引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，使整个民族朝向毁灭的方向急趋。根据苏联巴甫洛夫所著《德国文学的典型》（1983年出版）一书对吉捷里这个人物的分析，吉捷里是个没有固定信仰的人，他对皇帝和军阀狂热崇拜，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倾向，这并非是他固有的本性，而是恐惧心理造成的“异化”，也是为了“利欲”而失去本性的表现。像吉捷里这样的人，可以称为演戏的傀儡（书中作者借伏尔弗根之口一再说吉捷里之流是演员，其意义就在于此），他们是动摇不定的，随时准备由一个方面跳往另一个方面。我国“十年浩劫”中就有许多这样的傀儡人，他们今天表态支持这一派，明天支持那一派，没有自己固定的看法，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是一种恐惧心理——怕失去乌纱帽，怕被打倒。只要符合个人利益，他们可以做出许多出卖灵魂的勾当。

吉捷里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中产生的暴发户。他由父亲手里继承下来的是一个底子很薄、难以维持的小厂，他采取“小鱼吃大鱼”的手段，吞并了当地最大的造纸企业——哥泽菲尔工厂，一跃而成为当地的首富之一。他采取的手段十分阴险和卑劣，为了把这家大企业搞到手，他首先从政治上搞垮这家企业的后台——布克老人。他投靠军事当局的强权者——伏尔河夫州长，然后凭藉后者的势力制造讼案，搞垮布克老人的女婿，接着又在选举中打败布克的自由党。政治和经济总是连在一起的，布克老人及其追随者从此一蹶不振。吉捷里攫取了全州大部分纸张的订货。哥泽菲尔工厂失去了所有的订货，不得不廉价拍卖工厂，吉捷里以买股票的方式终于将这家大企业攫为己有。为了取得发展基金，吉捷里不惜采用散布谣言的恶劣手段，使拥有大笔遗产的古丝姐与布克老人的儿子伏尔弗根解除婚约，下嫁给他这个卑劣小人。他依靠古丝姐的嫁

妆一下子就成了巨富，有了政治投机和吞并收买哥泽菲尔工厂的资本。

为了谋取经济利益，他的两个亲妹妹也成了他的投机活动的筹码。他订购了一台打浆机，没有钱付款，供货方催款的代表到达时，他使用美人计，让妹妹玛格丹迷住这位代表，并与其订下婚约，这样他就用不着及时付款了，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。他还怂恿另一个妹妹欧蜜去高攀贵族军官，只因为他们一家太微贱，而没有成功。

为了结党营私，扩充势力，他除了在宗教界、教育界、退伍军人团体内收罗了一批党羽外，他的黑手上通伏尔河夫州长，下达工会头目菲舍尔，他与这两人达成了一项项肮脏的幕后交易。例如，他把自己工厂的地皮和祖业廉价拍卖给伏尔河夫州长，好让伏尔河夫在城市修建纪念碑时进行地产投机，大发横财。伏尔河夫则应允暗地截断哥泽菲尔工厂的订货，使这家工厂走投无路，不得不廉价让吉捷里吞并。此外，他暗地答应支持菲舍尔选上国会议员，菲舍尔则协同他搞了一连串欺骗勾当，使吉捷里可以少付负伤童工的赔偿费，缓交机器设备的价款。吉捷里领导的极右势力还与以菲舍尔为首的极左势力勾结起来，共同搞垮了由进步的中产阶级组成的自由党。

这是一部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历史。为了成为暴发户，各种奸诈的机谋手段无所不用之极，说明资本积累的初期其每个毛孔无不吸满普通民众的鲜血。同时这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剧的缩影。本书写于20世纪初期，但对整个20世纪欧洲战乱已经作了准确的预言。本书写于德意志凯撒帝国蒸蒸日上、雄视五洲之日，可书中对于德意志帝国必将崩溃已作了仔细的描绘。本书是一部预言式的小说，读后发人深省，甚有教益。

译者

第一章

吉捷里·革思琳是个性情温驯、富有幻想的孩子，但是胆小如鼠，还常常害耳病。冬天，他舍不得离开温暖的窝，夏天爱在狭小的花园里玩。那是一个弥漫着造纸厂特有的破布气味的花园，在一丛丛金雀花和丁香花中掩映着一排老式木屋。有时，在花园里的吉捷里会突然扔掉有趣的故事书，惊慌万状——长凳上和他并排坐着一只跟他差不多高的蛤蟆，他看得一清二楚；而在对面的墙根又钻出一只齐腰高的地精，正朝吉捷里横眉怒目。

父亲比蛤蟆和地精更可怕，而且你还非得敬爱他不成，不然就是不孝。吉捷里倒是爱父亲的。平时，一旦他犯了嘴馋或撒了谎，他便一边咂嘴，一边胆战心惊地在父亲的帐桌前转来转去，即使爸爸革思琳没有觉察，尚未从墙上取下手杖。种种背后的恶作剧使深信儿子驯良的父亲感到纳闷。有一次，一条腿微瘸的父亲不小心从楼梯上翻滚下来，儿子却狂乱地拍手跑开了。

每当挨了惯常的鞭打，吉捷里哭肿了眼睛，哀号着走过车间的时候，工人们便哄笑起来。他立即止住了哭，向他们伸舌，跺脚，心里自豪地想：“我挨了打，谁打我？我的爸爸！你们要是能挨上他的打，高兴还来不及呢！你们连挨打的资格都没

有。等着机会吧，胆小鬼。”

在工人面前他装得像一位调皮的总督：当他们跑去买啤酒时，他威吓说要告诉父亲；但禁不住几句奉承话，他便支支吾吾地道出了父亲回厂的时刻。工人们对待主人格外小心；主人自己也曾受雇于人，因而对他们了如指掌。厂主革思琳曾在一家老式工厂当造纸工，那儿每一张纸都由手工制成。几次战争他都参加了，并因而发了点小财，到最后一次战争结束时，他手头积攒的钱已够购买一台造纸机了。他又添置了打浆机和切纸机，完善了工厂的装备。他亲自清点每一张成品纸，规定凡是从破布上切下的纽扣，都必须交给他本人。他的年幼的儿子常常以携物出厂不予揭发为条件，向女工们讨纽扣玩。有一次，吉捷里收集了相当数量的纽扣，便产生了拿它们同小贩交换糖果的念头，他果然这样做了。可是，临到晚上，吉捷里在床上吮完最后一颗冰糖，突然感到十分恐惧，便跪着央求严酷的上帝不要暴露他的罪行，但是上帝没有允诺他。

他的父亲，那个总是均匀有节奏地挥舞着手杖的父亲，那个在自己饱经风霜的粗糙的脸上始终显出坚韧不拔的气概的父亲，获悉了这件事后，激动得双手颤抖，眼泪沿着皱纹滚在银白色的坚硬的胡子上。

“我的孩子作贼，”他喘息着，声音嘶哑地说，一面打量自己的孩子，仿佛在打量某个令人怀疑的突然来到的陌生人。“你现在是骗子、小偷，日后岂不会成为杀人犯！”

革思琳太太想强令儿子扑在父亲脚下，央求饶恕——由于他不争气，父亲在痛苦流泪呢！但吉捷里本能地意识到这只会使父亲更加激怒。一反百依百顺的习性，革思琳太太奋起袒护儿子，责怪父亲的预言毁了孩子的一生。革思琳先生早已觉察到妻子也在蒙蔽他，其手段并不次于吉捷里。妻子常常和女

工们聊天，而不督促她们快点工作……这本不足为奇，因为女人总爱读小说！每逢周末一检查，她总是没有干完一个星期的活。可是革思琳先生并不知道，妻子也和他们的儿子一样嘴馋。由于在餐桌前不敢吃得太饱，革思琳太太常常在饭后私自打开食品橱。她还敢于利用路过车间的机会，把扣子带走。

她常常带着儿子一起向上帝“推心置腹”，却不遵循教规的方式，往往她的颧骨上还微带红颜。在她气愤时，出于报复的渴望，她也打孩子。吉捷里常常被她这样不公平地对待。那时他就以向父亲告状相威吓，并装出走向帐房的样子，其实躲在屋角里，以引起母亲的恐惧来取乐。当母亲充满柔情时，他也会利用来达到自己的要求，但是丝毫不能促使他对她产生敬意。他们俩相似之处太多了！他自己本无自尊心，在生活道路上他远远谈不上问心无愧，而他的所作所为，在正人君子眼中，不可能认为是遵守教规的。

有一天黄昏，母子俩终于遇到了一个狂欢的时刻。在大钢琴伴奏下，唱歌，跳舞，讲故事，他们让节日的愉快心情尽情宣泄。吉捷里开始对基督降生的传说感到怀疑，母亲很容易就说服了他，虽说不上坚信不移，但也足以使他从虔诚的信仰中得到一阵快乐。可是，吉捷里更相信山中古堡的鬼魂，而父亲对谈鬼听都不愿听，这种不信鬼的傲慢态度准会招来不祥。母亲给儿子灌输了许多故事。每逢经过新辟的闹市，或面对铁轨马车时，她总用自己的恐惧心理感染儿子。她甚至领着他穿过城门，面向古堡，两个人一看到它，便被销魂的恐怖慑住了。

在明尼泽路的拐角口，老是站着一个警察，要知道他可以随意把人投入监狱！吉捷里一颗心怦怦直跳，他宁愿绕道避开！又害怕警察会更加猜疑他，认为他是一个不老实的家伙，把他抓住。最好还是佯装清白、无罪……于是，吉捷里甚至走

近警察，用颤抖的语调询问时间。

除了这一大堆可怕而又无法摆脱的力量，童话中的蟾蜍，父亲，上帝，和古堡之怪，还有警察，还有那个烟囱清扫工——他随时可以拖着你通过烟囱，使你变成一个和他一样的黑鬼，还有那个医生——他会涂擦你的喉咙，一当你喊叫，他就捉住你的肩膀……除了这种种不可抵御的力量之外，现在吉捷里又落入了一个比吃人不吐骨头的妖怪更可怕的力量魔掌——这就是学校！一跨进学校的大门，他便嚎啕大哭起来，别人问他干嘛哭，他却不能回答。而且因为哭得太厉害，连他本来会回答的东西也忘得一干二净。胡思乱想的习惯和各种恐惧心使他不能专心学习，他渐渐练熟了用流泪来掩饰功课的生疏，并藉以逃避了多次责罚。终于有一位老师当场识破了他的惯伎，这使吉捷里感到十分敬畏；他马上敛住了哭声，以狗一般的忠顺神情从遮着面孔的手臂下窥看老师。在严师面前他始终态度恭谨，唯命是从。但对于态度和善的老师，他未免耍弄些零星的恶作剧，使老师烦恼，甚至巧妙地露点痕迹，而且谨慎地向人夸口。他常常幸灾乐祸地描述学生考勤簿又一次被撕破的情状，或最近一次严厉处罚的过程。有一次吃饭时，他报导说：

“今天白克先生又鞭打了三个人。”

当问到究竟是谁时，他回答说：

“其中也有我……”

吉捷里就这样成长起来了。旧中学作为一个没有个性的集体，一个铁面无情地蹂躏人类天性的刻板运行的机构，把吉捷里培养成其中幸福的一员。这种强权——这种严酷的强权

成了他的骄傲，尽管每个组成它的分子是痛苦的，吉捷里也不例外。在班主任的生日那天，讲台和黑板都装饰着花朵，吉捷里甚至把那根惩治他的教鞭，也缠裹了花枝。

在学年的漫长时日里，有两桩强权加在人们头上的横祸，使吉捷里感受到一种虔诚的销魂的战栗。当着全体学生的面，校长严词斥责并当场辞退了一位低年级的教师；另一桩是一位首席教师发疯了。竟有这种更大的强权——校长和疯人院能够无情摧毁那些不久前还拥有极权的主宰者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即使自己渺小不足论，尚能苟安无恙，目睹一具具的死尸，联想自己的情况，多多少少感到满足。

在强权掌握下受尽折磨的吉捷里，对于妹妹们却成了强权的化身。他强迫她们默写，又故意制造些错误，这样他就可以用红墨水猛烈批改，把残酷的责罚加在妹妹们的身上。女孩子们开始哀号，吉捷里只好低声下气赔不是，他恐怕她们去告状。

这个小霸王没有伴侣也能游戏，昆虫可以代替人，甚至无生命的东西也行。吉捷里常常逗留在打浆机旁，望着这个捻碎破布的鼓形物出神。

“给你个厉害看看！哼！看你还敢不敢！坏蛋！”他的无色的眼睛里隐含怒意，口里念念有词。

一听到脚步声，他就吓得如缩头乌龟一般，险些跌入氯溶液里。这个路过的工人使他一惊而起，打断了他的荒诞纵情的享乐。

每当挨了人家的打，他往往心安理得，一点也不予计较。他几乎从不反抗，仅仅哀求同学：

“别打背脊吧，会打坏的。”

这并不是说，他没有自卫的能力而甘心吃亏，而是吉捷里

坚信自己虽然挨揍，可打他的人并没有捞到半点物质利益，而他也一无亏损。至于那种十分抽象的意义，远远不如一块奶油小卷更令他关心，“涅得泽旅馆”的堂倌早就许诺给他一块，可至今未能兑现。吉捷里不辞劳苦，三番五次沿明尼泽路爬坡走向市场，寻找他的身着燕尾服的朋友，向他索讨旧欠，当对方忽然奉劝他不要再抱指望时，吉捷里义愤填膺，顿足疾呼：

“这件事真够我烦心的了！如果您不立刻拿出蛋糕，我就把事情告诉贵东家。”

诺鲁什哈哈大笑，给了他一块奶油小卷。

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！可惜，吉捷里只能够在仓猝不安中享受这份果实：他心中老是耽心着那个无缘享受这份口福、站在街头等待他的伏尔弗根·布克……等到吉捷里抹净了嘴唇，走出门外，就把诺鲁什痛骂起来：这个骗子手，他那儿什么样的奶油小卷都没有。由于自己的权益受到压制而在吉捷里心头激起的义愤很快平息了，这仅仅是因为牵涉到另一个人的权益。对待他，吉捷里至少不敢太放肆，须知伏尔弗根的父亲久享盛名，人人敬仰。老布克先生不喜欢浆硬的衣领，仅仅在宽而密的、修成楔形的灰白胡须下面配上一条带花结的白丝绸围巾。他用带金镶头的手杖敲点着人行道的石板，其步伐是多么从容而威严！他头戴大礼帽，身穿拖着燕尾般的后襟的大衣，令万人瞩目！须知他常常出席各种会议，操心城市里的一切公务。有关自治州的、监狱的和所有社会机构的事情他统通过问。吉捷里揣度一切都在他管辖之下，他必定家财万贯，权势无边。所有的人，包括革思琳先生在内，都要在他面前恭敬地摘下帽子。对于他的儿子的任何微小的侵犯，必将给自己带来不测之灾。在权贵们面前，吉捷里本十分虔敬，但为了保全自己，却非得百倍小心、机智应付才行。

仅仅有一次，已经在高年级了，吉捷里忘记了小心行事的准则，他不但丝毫不顾及后果，反而为强暴者的胜利所陶醉。他常常嘲弄同班的唯一的犹太人，这本是公认许可和司空见惯的，但他居然敢于逾越常规：他把一个美术课用的木制台架钉成一个十字架放在讲台上，然后强迫那个孩子向它下拜。他紧紧抓住这个少年，对方拼命抵抗，但吉捷里是不可战胜的。围拢来的人们为他助威壮胆，人圈的里里外外大多数都伸出手来支持他。他脸上体现出涅得泽全体基督教徒的意志。意识到共同的罪恶，分担应负的责任，是多么痛快啊！

不用说，风波过后，吉捷里有点心虚，然而他遇见的第一个教师恢复了他的勇气：教师的表情显露出矜持的赏识。其他的老师都公开表示赞许。吉捷里一一报以媚笑。从此他轻松地呼吸了——他交了好运。获得新的班主任宠信的人，班上同学谁也不敢轻视，吉捷里被提拔为班长和秘密耳目。作为老师的心腹，吉捷里最称职。他同大家都要好，当中学生们闲聊各自的顽皮勾当时，他面带质朴恳切的笑容，像一个正派的年轻人一样，似乎不介意人家的轻浮行为。但是一转身，趁向班主任交班级日志之机，便把听到的全告发了。他汇报了同学给老师取的绰号，密告了那些图谋造老师的反的叛逆言论。当他复述这些对话时，他的颤动的语调里带着幸灾乐祸的惶恐，往往补充说，他是垂下眼睛听完这些对话的。实际上任何有损主宰者的权威的言行，都能使吉捷里感到一种侮慢不敬的满足——这出于一种藏于内心深处的、力求暗地发泄以解救自己的空虚的仇恨心。他更多地密告人家，似乎是为了弥补这种心理上的罪过。

一般来说，吉捷里对同学们并无恶感，即使他把他们的未来押在自己的赌注上。他俨如一个秉公行事、一丝不苟的执行

官。出卖同学后，他能主动去接近被出卖者，而且几乎心怀愧疚。有一次，在他的协助下，一个早就有抄袭作业嫌疑的学生被拿获了。在请求老师后，吉捷里把数学作业借给了这个孩子，在解题的过程中，他故意制造些错误，但答案是正确的。在揭发了这个欺骗者的当天傍晚，高年级的学生们集合在一家饭店的花园里——上完体育课后这样做并不算违犯校规——一面喝啤酒一面歌唱。吉捷里设法同自己的牺牲者坐在一起。在一次碰杯以后，他挪开杯子，把右手贴在这个少年的手，真挚地注视对方，强烈的感情促使他用粘滞的男低音唱起来：

“我有一个朋友，

没有人比他更好……”^①

年复一年，他自己迎头赶上那些得天独厚的优等生，学习得很出色，虽然他全靠“死啃硬记”，除了课本知识以外，其它的一无所知。德文写作对他来说是一门最困难的课程，文章写得好的同学往往引起他深深的嫉妒。

毕业考试时，谁也不会怀疑他会成绩优异地毕业。父亲和老师都认为他应当继续受教育；曾经两次^② 经过勃兰登堡门、到过首都的革思琳老头，现在打发吉捷里上柏林了。

为了不致于离开腓德烈大街太远，吉捷里在提克路租了一个房间。这里有一条笔直的道路通向学院，决没有迷路之

^① “我有一个朋友，没有人比他更好”——这是一首很流行的德国名歌中的句子。

^② 曾经两次（在 1866 年与 1871 年）经过勃兰登堡门——在 1866 年战争中，普鲁士同意大利结盟，打败了奥地利，在 1870 至 1871 年打败了法国。这些战争的结果是建立了德帝国。勃兰登堡门，柏林的凯旋门，有胜利女神维多利亚的精美塑像。

虞。他每天上学院两次，不致于寂寞。但空余的时间，往往思念起亲密的涅得泽，不禁掉下泪来。在家信中他感谢父母赐予他幸福的童年。没有事吉捷里很少出门，他不敢吃饱，生怕在月底前把钱花光。他常常要摸一摸口袋，看自己的钱还在不在。

即使如此孤独，吉捷里依然不打算拿着父亲的介绍信，到蒲吕赫路去拜访化学纸浆厂厂长格别尔先生。格别尔是涅得泽人，给革思琳提供化学纸浆。直到第四个礼拜日，吉捷里才下定决心，动身前往。一个矮壮的脸色红润的人，一晃一晃地走出来迎接他，这就是在父亲的帐房里常常看到的格别尔先生。一看到他，吉捷里就后悔不该迟迟不来拜访。格别尔仔细询问了涅得泽各方面的情况，特别是再三地问起布克老人。虽然格别尔也是鬓发斑白的长者，却也和吉捷里一样——当然，仅仅出发点不同——从小就敬仰布克老人，因为布克深得民心！他属于那些有权获得德意志人民高度评价的人物之列；他们远远超过那些想用铁与血来医治全国男女，致使民族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的王侯将相。早在四八年布克老人就卓越有为，他敢于接受死刑的考验。

“对，对，如果今天我们是作为自由主义者^①坐在这里谈话，我们就应以布克老人作为做人的标准。”格别尔先生说着，又打开一瓶啤酒。“假使没有他们，我们现在仍旧呻吟在军人的皮鞭之下。”

① 早在18世纪末，强调个人自由的“自由主义”思潮就曾在德国政治生活中风靡一时，它在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。但是后来军国主义抬头，自由主义逐渐从德国政治舞台消失。

格别尔先生公然承认自己是反对俾斯麦^①的自由主义者。吉捷里对格别尔的议论一概表示附和；不管关于首相也好，关于自由也好，关于年轻的皇帝^②也好，他都没有自己的见解。忽然他难堪地脸红了，一个年轻的姑娘走了进来，一个照面，就以她的美丽和优雅使吉捷里倾倒。

“我的女儿安格涅丝。”格别尔说。

身着过宽的寒碜的服装的吉捷里，很像一个瘦弱的中学生，面红耳赤地站在她面前。姑娘递给他手，她的样子很热情，但是同她谈什么好呢？姑娘问他是否喜爱柏林，吉捷里回答“是的”，对另一个问题——是否常去剧院，回答说“不”。他感到自己像木头一样迟钝。他心里认定眼下姑娘只是盼他快点走，但是怎样挪开脚步呢？幸而这时来了一位新的客人，这是一个宽肩膀的姓马尔蒙的大汉，操梅克伦堡土语，声音震耳如雷。看那模样，他是一个工科大学生，似乎是格别尔的房客。当下马尔蒙请安格涅丝践约陪他去散一会儿步。他们还邀请吉捷里同往。如坐针毡的吉捷里推托说，有一个熟人在街上等他，并立即开始告辞。“天哪，小姐身边已经有一个人了。”他想着，心里一阵发紧。

格别尔先生送他到不透光的前室，顺便问他的朋友是否熟悉柏林，吉捷里随口编造说，这个朋友是柏林人。

“如果你们两位都不熟路，还是以乘坐公共马车为宜。在柏林你可能不只一次走错路吧？”吉捷里表示承认，格别尔先

① 俾斯麦(1815—1898年)，德国大政治家和外交家，是当时贵族利益的热烈拥护者，曾公开反对1848年的革命。1871年他担任德国首相，主张要在普鲁士王朝的领导下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，鼓吹实行“铁和血”的军国主义。

② 年轻的皇帝，指德皇威廉二世，1888至1918年在位。他爱好演说，是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。本书中的“皇帝”指的都是他。

生越说越上劲了。“你要知道，这地方可不是涅得泽。走错了路，在街上一转就是半天。您想想看，您从您住的提克路好不容易才步行到加里斯门，用同样的时间，您可以把整个涅得泽里里外外跑三遍了。对，就是这样！唔，下个礼拜天请来用餐便饭吧。”

吉捷里应许了。又到了星期天，他心甘情愿取消这次拜访，但又恐怕触怒父亲，还是上格别尔家了。这一次他不得不经受这样的考验：同格别尔小姐面对面单独相处。吉捷里假装成一个不为女色所动的老成持重的男子。她又把话题扯到了剧院，可是他粗鲁地打断了她：他没有时间聊这些废话。啊哟，对，爸爸不是告诉过她吗？革思琳先生好像是研究化学的。

“是的！这是一门从古至今始终具有生命力的科学，”吉捷里解释说，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忽然找到了这句话。

格别尔小姐失落了小提包，他慢吞吞地弯下腰去，却被她抢先拾着了。然而她温和地，几乎是羞答答地表示感谢。这反而刺激了吉捷里。“还有什么比卖弄风情更坏呢？”他想。她翻弄着小提包。

“果然遗失了，遗失了英国药膏，明白吗？可还在出血呢。”

她从手指上解开手帕，手指白嫩得出奇，以致使吉捷里觉得那上面的血似乎是从外往里渗透。

“我身上带着药膏。”他忽然想到了。他握住她的手指，她没能把血揩干，于是他替她舔干净了。

“您这是干什么？”

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。

“我的专行是化学，每一样物质化学家都要亲自尝一尝。”他皱起眉头严肃地说。

她嫣然一笑。